

就木

獲悉父親出事的那個深夜，我撰寫的程式碼忽然陷落空前無解的無窮迴圈。

不是不曾設想過這件事。應該說，每件事都有個來龍去脈，總不可能驟然間在生命序列就產生了決定性的脫軌。我們說「忽然」的瞬刻，「忽然」便立即沉入光陰的皺褶去；我們說「忽然」，其實我們心知肚明，它的漸進歷程是建立在某種現實殘酷的因果之上，而這因果又並非全然藉由時間的滑逝來檢視。有時候我們只是欠缺一個雨過天晴的說法——需要被勸服，相信世界仍然允許來去自如。

每組程式碼於我而言，都像是某個先知悄然捺下的印記，如此神聖不可侵犯。程式設計師的職責，即是企圖揭露隱而不見的弦外之音，並細心仿倣一套暗中有暗的密語，預言另一幢虛擬遼闊的版圖。

大抵程式一旦寫完，必得先 run 過一遍作為可行性測試。通常最要命的狀況就是 De-bug（除蟲）和無窮迴圈。除蟲，顧名思義乃是修正偏差的思考邏輯，而後摘除錯植的指令，令程式起死回生，眼尖且幸運的話，一彈指便能修復，若是衰神當道，那可得步步為營了。

無窮迴圈，正如佛家的因果輪迴，不到盡頭不解其意，兜兜繞繞苦尋出路，又似波赫土的歧路花園，舉目俯拾盡成不落言詮的禪機。

幹我們這一行的，上司不問過程只看結果，若適逢專案的 deadline，在有限時效裏腦力激盪，出賣睡眠和時差，以換取升遷業績云云都算家常便飯。人各有件華麗的衣袍，上頭的蚤子，永遠等待著被人揪出、剔除，然而我卻在這當口，遍尋不著最關鍵的 bug。無窮迴圈一如深不可測的漩渦，隱隱折閃著黝黑迷人的幽光牽引我前往……

那時，我仍在猶豫自己投考研究所的可能性。大學畢業後，我進入一家上櫃電腦公司擔任程式設計師，起初總是朝九晚十二，鎮日周旋在應接不暇的客戶與案子間。螢幕和鍵盤，是我目前為止最親密的友伴，難以想像將來哪天失去了電腦的日子，於是近乎病態而難以自拔地仰賴這般人機難分的矛盾。每一次埋首鍵盤猶若一次哀傷的告別。眼看而立之年的來臨，我對於人生越來越苟活，絲毫不敢揣想任何偶發的病痛與衰亡。有些事情只要不去想太多，久而久之，生活中兵荒馬亂的情節自然習以為常。

母親很早以前就不在了。拋家或者死去，父親從沒交待，在他常年的緘默中，夾雜了時光摧枯拉朽的喘息，以及我隱忍的壓抑。由行將枯萎的年歲探回頭，父親也曾經擁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場域，那儼然胎記一樣藕斷絲連著他的往昔。我絕少惦念母親，或許該說我絕少渴望距離我太遙不可及的東西。越是明白自己碰觸不及，越是缺少企求的能力。我是到了很後來才曉得，原來這是一種精神壓抑上的自欺。

青春時期，我少年老成地度過了初次的夢遺。早在同學們口耳相傳父母開明

灌輸的性啓蒙之前，我業已坦然經歷過。所以，當柔軟溼潮的氛圍終於降臨之時，我只是鬆了一口氣，啊，終於來了呀，就這樣子，我獨自宣告了早熟而憂傷的肉身蛻變。

父親和我的關係若即若離。正如你所想的，同一屋簷下的單親父子頗難有類似於母女依偎燈下的知心。父親予我的銘印是一棵樹。既沒有什麼特定品種、名目，也不是煽情小說裏枝繁葉茂的老掉牙隱喻。就只是一棵尋常、毫不起眼、能遮風蔽雨、付出依靠的樹。樹像顆北極星，恆定不移。我知道他一直都會在那邊，無論我走得多么遙遠哪怕迷了路，只要抬起頭來，就能以他爲圓心，回到最初的原點。奇怪的是，樹永遠只能是樹，不可能變成百合或玫瑰。我和他假借著某種細微的線索聯結在一塊兒，掙不開也躲不掉。無論我走得多么遙遠，終究都得回歸這個核心。血緣之囚。

父親在他神聖的場域裏，以巧手奇思構築了一幢接一幢的海市蜃樓。每天出門上班時，他勢必拎著一個大工具箱，其中置裝了鉛筆、鐵槌、鐵鋸子、鐵尺、墨斗、手電筒、一堆雜七雜八大小不一的工具，小貨車上還有幾件大型雜什如馬達、電鋸、電鑽、延長線、鐵絲圈、八字梯、腳架……他瘦而結實的肉身，扛負高出人形許多的木板建材，從容穿梭在裸程的鋼筋水泥或破敗待修的空間。炎夏之時，一身体閒短褲、汗衫，凌亂的髮際、衣領、褲腰、鞋面沾滿了刺鼻辛香的木屑，滿面油光顯現疲倦和狼狽，然而父親只是大汗涔涔地思考著，面對形色各異的空間樣貌，籌想更爲華麗、優雅、舒適的可能。他替它們一一上妝、打理門面，賦予煥然一新的膚質。

每次填寫個人資料，看見父親的職業一欄，我總在心坎天人交戰，巴不得替他虛擬一個假的身份，轉念察覺身爲知識份子的傲慢，感到可笑又可悲，只好一筆一劃誠實地寫下「木工」二字，顛危危的。這種行爲也是一種駝鳥精神的自欺嗎？面對其他同學的父親職稱或教授或律師或醫師或公務員云云，我是否對於自己矮人一大截的父親，感到隱然的羞赧？我竟是那麼樣的可恥。我和他，那個喚作父親的男人，身上存留著雷同的基因。輕視父親不也輕視了我自己嗎？或者同情的成份大過於輕視？

從小，喚作父親的男人，把我送去各式各樣的補習班。電腦尚未風行的年代，我學了書法、珠心算、作文、繪畫等等才藝，正如其他家境優渥的孩子一般，他給予我一個與眾人公平競爭的機會。是爲了彌補先天的欠置嗎？或者天下父母心，他也望子成龍地視我爲績優股來栽培？可恨我不成材。國中時從不蹺課也不混幫派，功課始終平平，能力分班時勉強吊車尾擠進升學班，讀不完的书、考不完的試、熬不完的夜、消不了的黑眼圈。我坐困愁城。

某一天，父親大概覺悟了，我不如他所預期地在學業方面表現出亮眼的成果，他頹然對我說，「如果你沒有興趣唸下去，就跟著我當學徒吧」，聲腔充滿跌跌的落寞。我知道他氣餒，心裏卻慶幸能逃離書本和考試。隔天一早，我跟他去上工。到了工地要卸下貨車上的建材與器具，以我貧弱的體格來說，搬東西是件吃力的差事，上下樓梯來回搬動幾趟，我氣力頓失，父親見了只是無奈笑笑，叫

我坐在一旁等他搬完。後來爲了要鋸一塊木板，我和父親各執墨斗繩線的一端，準備在板上拓印裁割線，我笨拙地讓染了墨的繩線在我手心刷上一抹黑，下意識一鬆手，繩線彈落在木板上，原該是筆直的一條，淪爲歪七扭八……一天下來，我像個乏術的小丑精疲力竭。回到家，連忙躲進浴室，一邊嗅聞著渾身的汗臭，一邊不可抑止的流淚。我記得，洗完澡我紅著眼進房，但見渾身髒污的父親蹲屈在地板上，駝著背，隱隱散發出汗臊和木屑的辛辣味，他略略尷尬地對我說了一聲「對不起」，就出去了。我像隻兔子眨巴著紅腫的眼球，腦海裏千頭萬緒。後來不知怎的躺在床上睡著，鼻嗅裏還後設地留著父親的汗臊氣息。從那天起，我再度背著書包去上學，開始恢復讀不完的書、考不完的試、熬不完的夜晚、消不了的黑眼圈的生活。關於學徒，父親絕口不再提。我的功課依然沒有神啓式的起色，但也和所有的考生一樣硬著頭皮撐了過去。

後來，我考上一間二流高中，也一路唸上去，直至大學畢業。畢業典禮前夕，我瞎掰了一個理由，推辭掉他原想興沖沖來參加的意願。面對那個喚作父親的男人，我老擺脫不掉一股欲迎還拒的罪惡感。如此忝不知恥，卻又無力回天。畢業後，我決然前往台北就業，恐怕也是不敢正視內心裏的黑色漩渦吧？

決定唸研究所以前，父親常問，什麼時候要結婚？唸了研究所以來，他卻像個罹患鄉愁症的老人，不斷盤問巨額的記憶。因爲白天上班晚上進修，我返家探他的次數有限，只能趁沒有加班的假日，匆忙來回故鄉和盆地，而他，除了反蜀記憶，其他話並不多。兩個大男人枯坐客廳，要嘛相顧無言，要嘛多半是他說，我點頭或搖頭——你還記得我帶你去過的那個遊樂園嗎？已經拆掉了，改建成皮鞋店。你還有在練懸腕嗎？算盤好像還放在客廳最左邊的抽屜？還有畫素描或水彩嗎？……啊，淑敏……怎麼好久沒來家裏玩了？要是，要是她那時把孩子生下來就好了……有時候我很想拆穿他叫他別裝傻了，遊樂園一直是遊樂園，沒有搬也沒有拆，只是陳年廢棄了。書法我早就沒寫了，現在連小楷都難運，何況懸腕？珠算當初是被他逼去學，學了照樣數學還是一敗塗地。至於淑敏，嫁到德國去了，本來論及婚嫁，但她背著我去墮胎，一氣之下我提議分手卻沒分成，後來反倒是她先移情別戀，兩人遂漸行漸遠。

那些都是好久以前的事了，泰半我不願再想起。往事難以令人俯首稱臣。年老的父親記掛年華逝水，無奈有所偏差，記憶蛀了蟲，我應該幫他 De-bug 嗎？

好幾次，我望著這間屋子的內外輪廓，都嗅聞到陣陣腐敗的氣息，其中隱隱雜揉了父親的汗臊。當年，他也曾滿身狼狽地面對這間屋子裸裎不堪的骨骼，並細心思索著替它上妝調理的可能。轉眼幾十年過去了，每個成員都和他背道而馳，建材剝蝕脫損，年年欲修年年失修。母親迷了路再也回不來。而我越走越遠。偶爾回頭一瞥，總是望見他零落的影子，駝著背，蹲屈在木椅上……他就像是迫不得已的無窮迴圈，陷落在自己周而復始的孤絕之中，苦尋出路。如果生命可以選擇，他會希望這輩子就這樣子像一棵樹，始終甘於原地嗎？

說意外倒也不意外，他躺在加護病房的景象，我在夢裏預演過好多遍了。第一次夢魘嚇醒時，俯臥在枕上嚎啕狂哭不能自己，後來次數多了，反覆心理建設，

甚至自我催眠：幸好呀，一切不過是個夢而已。父親仍會安好如初地戍守在遙遠彼方的家裏。

豈料夢魘成讖。我趕到的時刻，父親已經陷入昏迷。我有一股索性崩潰的衝動，勉強忍住，不斷的發冷和顫抖，故作鎮靜湊近他耳邊，說，對不起……接近彌留的他，不如電影情節那樣溫暖握住我的手，或是流下兩行戲劇性的清淚。任我使力緊捏，他也不如預期回我以任何能量轉寰。醫生說生命暫無大礙，最壞的可能，頂多就是眼前這樣了。終其一生與木為伍，他是如此虔心而忠貞，不離不棄地在他神聖的場域裏，虛構著一幢又一幢幅員遼闊的風景和地理。喚作父親的男人行將就木，正式墜入生命的無窮迴圈裏去。如今，他預備要回歸與生的本質，我的梓人父親，可有任何牽絆及不捨？。

記得父親在我二十七歲那一年，趨向老邁之途，那些雜七雜八的工具漸漸荒廢在老舊貨車上，他再也無能為力，給予任何場域脫胎換骨的前景。

二十七歲那年，同時也是我人生的低潮期。那是我工作的第三年，照理說應該如日中天，不知道為什麼卻諸事不順瓶頸連連。某次如同以往，加班到深夜才離開公司，我感覺頭重腳輕、全身發燙。去藥房買了好幾款感冒膠囊，隨意吞服之後就睡了。半夜盜汗連連，再度夢魘了父親，猝醒過來驚覺強烈的尿意，欲下床則虛脫乏力，好不容易捱到桌邊，拿了個空的礦泉水瓶，雙膝跪在冰冷的地磚上，就著瓶口掏出陰莖，卻把不出尿來。明明急得要死，臨開閘門又洩不出。是感冒藥效太強的關係吧。我就這樣僵持著滑稽的跪姿，約莫再等了五分鐘，膀胱越來越撐漲，渾身赤燙難耐，我想打 119 求救，竟順手撥了家裏的電話。響了好久，父親接起，喂，是從暈倦中被擾醒的聲音，好微弱，我聽不清楚。爸，你可以大聲一點嗎？父親清醒過來，抖了抖嗓子，怎麼了？發生什麼事？我…我…打給父親究竟是為了什麼？跟他說我生病了半夜尿急可又尿不出來？這種事怎麼啓齒？就算說了，遠水如何搶救近火？吞吞吐吐，我還是和盤托出了。父親尚且來不及質疑這件突發狀況的荒謬性，一派焦急問我有沒有同事住附近，不然快點打 119 掛急診。嗯。父親束手無策是早就預料到的，跟他說了也只是多一個人乾著急。忽然，我好像不那麼尿急了。（膀胱憋久了也會回光返照？）他催促我去急診，我卻賴著他開始閒話家常。聊了十來分鐘，正當他頻頻絮叨記憶之時，我的下體傳來一瞬類似射精的快感，似乎有尿意迅即湧現了，父親持續慢悠悠地尋找語彙，而我嗯嗯地回應著，輕閉雙眼，觸電般感受奔騰的尿液傾瀉而出的暢快。父親的話語內容不復記憶，只記得那像電影裏不可或缺的背景音樂，伴隨著我，直到尿完最後一滴剎時打了個意味深長的冷顫……

離開醫院。回到空落落的家，我用十根手指，仔細撫愛過房子的每一寸剝蝕脫損的膚質。父親的指紋可還在上頭？天花板、夾層板、隔間、玄關、地板、木門、木桌、木椅、小木凳……父親往往在每一個陌生的空間，以他匠心獨運的想像，建構了遼闊的版圖，而面前這個稱為家的場域，每個細節對他而言是如此熟悉。沒有了他，這個場域裏的每一個建材會否感到寂寞？沒有了樹，我還可不可以瞭望原點？如果沒有了父親，我找得到回家的路嗎？樹猶如此啊，我像個要任

性的孩子癱坐在地上痛哭失聲……還記得多年前上工回來的那一晚，我像隻兔子紅濁了眼，父親尷尬對我道歉的聲音和氣息……行將就木的他即將墜入生命的無窮迴圈裏。而我的程式碼依然陷落在進退失據的窘境。

名喚父親的男人，還會是我最初銘印的那一棵樹嗎？

我決定，今後在父親的職業欄填上「藝術家」。父親不是普通的木工，他是個了不起的一流藝術家，光憑他那替房子脫胎換骨的一身本領，便已足夠在光陰的皺褶裏，駐留晴朗的刻痕。我深信。